

白雲魂

呂雷

企業管理出版社

2

时代潮流的趋同

——《白云魂》序

张 奥 列

吕雷是位小说家。但对改革、开放现实的关注，使其创作才思并不拘限于一种艺术样式里。在小说园地操作的同时，他也耕耘出报告文学、散文的硕果。于是使有了这本集于《白云魂》。

众所周知，他的小说创作掷地有声，两次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然而，他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，也表现不俗。其中《长风云帆》一篇，被选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集》。

倘若要了解吕雷的创作风貌，其实读这篇《长风云帆》便可知一二。“长风”、“云帆”，既是作品所描写的台湾与大陆的一对姐妹船，也是作品所营造的艺术意象。作者以款款轻吟的笔墨抒写了海峡两岸船页相聚的骨肉情，并以李白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名句，点化了渴望祖国统一的主题。我以为，作品所拥有的现实性、抒情性、意象结构及海的韵味，正体现出吕雷创作的基本特色。

吕雷喜欢大海，擅长于写海。当蔚蓝色的大海进入他的视线，就会荡起他的情怀，激活他的灵感。不过，与其说他是大海的敏感，不如说是对现实生活的感应。他并非生长

在海滨，粤西胶林，留下他当知青的足迹；茂名油城，混杂着他的汗腥。但1980年他调入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以来，大部分时间都到海滨深入生活。他选择南海石油基地作为自己的创作生活点，在那里体验，在那里创作，感受着“海风轻轻吹”，领略着“火红的云霞”，倾听着隆隆的“海响”。他的创作，大多以南海油田的开发为背景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“南油系列小说”。散文《南海魂》，也可看作是这个系列的外延。苍茫的南海，奔涌的浪花，跃动着开发者的英灵，飞溅着开发者的希望，也寄托了作者对献身于海洋石油事业的创业者的情思和敬意。《人格的堤围》虽然写的不是“南油”，但海浪波涛拍打着开发区的堤围，使作者产生一种人格力量的感受，领悟到一种开拓进取的人生意味。

显然，大海是作者情感的喷口，是人格精神的物化，同时也是现实生活的映照。

切入现实，贴近生活，无疑是吕雷执着追求的创作意识。尽管“同步说”与“距离说”在创作理论上颇有争执，但没有影响吕雷同步反映生活的热情。艺术的本质是审美的，但又不可避免带有某种功利性。作为社会生活的表现，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并非水火不容。文学的价值功能是多样的，文学观照生活的距离和角度也必定是多样的，作家完全可以依据自身的秉性、气质、环境、意识作出自己的创作选择与追求，如是，文学才能充分发挥各种价值功能，满足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。

如果按题材划分，吕雷的创作大抵归属于“改革文学”范畴。小说是如此，报告文学也如此。吕雷的报告文学，大多写国营企业、乡镇企业、中外合资企业在改革开放环境中的生存、竞争和发展。不过，吕雷的艺术视线没有搁浅在就事

记事的层面，而是推向人物行为的意识深层。《从“三衙瓦”走向全世界》虽然报告了江门刀具扬名天下的事实，但作者从历史到现实的演进、技术到生意的拓展中，刻意张扬的是一种人格意识和世界意识。同样，《希望之“船”》也从中外合资企业的圆满合作中，着力揭示了人类同舟共济的生存意识，可见，吕雷的报告文学不仅仅是表现企业的成功之路和生意经，更注重表现的是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勃发。

与小说相比，吕雷的报告文学及散文的取材角度和人物角色显得宽泛多了，并不囿于“南油”一域。它有海，也有山；不独写海员、钻井工，也写企业家、文艺家、事业管理者，甚至写革命母亲（《香港太子道 174 号……》）。吕雷的作品，实则上都是一种人物特写。

他的报告文学，不是记述让人瞩目的突发事件，也不是揭示催人思虑的社会问题，而是把现实生活中令人钦佩、教人感动的人物行为告之于读者，宣扬于社会。广州电信局敢于负债经营，实现全市电话程控化，于是，《一个寻常人的辉煌》对市电信局首脑的这种不寻常行为作了剪影，从决策审慎与收益快捷，投资巨大与计划详细的对立统一关系中，展示了人物炽热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。《辉煌的“抵押”》也对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实行企业抵押承包举动作了素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人物把个人的命运抵押在改革的航船上，激发自身的创造精神。这委实是一种胆识。

吕雷的散文也非一般的记事状物，而是写人写心，把生活中与自己交往过并引起心灵颤动的人，裹挟着自己的生活情感诉诸于笔端。他有几篇散文，是悼念著名作家、文艺评论家、编辑家萧殷先生的，我和吕雷同出于萧殷师门下，只是他搞创作，我当编辑、作评论。我不仅得益于主编萧殷的

教诲，还亲眼目睹他对许多文坛后生的提携奖掖。吕雷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怀着对前辈的敬重，描述了萧殷师的人品与作品，展示了这位严师挚友的风骨。《记忆，撞击着心扉……》是病魔前陪伴的情景，《您说，倘若我还有时间》是灵前的痛哭，《一颗炽热的星星》则是追思往昔。作品字字泪，句句血，言之于肺腑，动之于情愫。在散文作品中，吕雷不仅是叙述者的角色，而且还时常充当叙述的对象，直接袒露自身。因此，其散文的主观情感明显浓于报告文学。

无论报告文学还是散文，对于人物形象的表现，吕雷有时采用心态语言，即写人的内心表白，内在感觉；有时运用体态语言，通过人物的表情与举动，把某种内心动态表现出来。他的作品，总是借助自己生活情感的抒发去勾勒人物形象。

作品的抒情，是吕雷一贯的语言风格。无论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，就表现形态而言，都是以抒情为基调。情景交融，情理合一。当然，他所抒之情，是变化多样的。如《长风云帆》是一种脉脉温情，《南海魂》却是勃勃激情，萧殷师的悼文，则是思念敬仰之情。

情感是艺术的生命，但并非艺术的全部。吕雷于作品中，不忘随情感的喷涌去调动自己的思辨力和理解力，描划出人物的个性、人格及其行为观念，把的表层的抒情转化为内在的思辨。吕雷的思辨力与想象力往往结伴而来。如《容奇镇上的当代夸父》不时见出作者的突发奇想。面对乡镇企业的奇迹，作者脑海中竟这样反馈：“时代，催生着奇迹，也同时排泄出荒唐；理想和邪念同时可以令人眩目”。望着高照的艳阳，他却发问：“珠江的每一滴水珠都能映照出太阳的光辉，珠江畔每一个企业什么时候都能被那颗高贵的太阳普

照呢？”确实，眼前的物象，不断牵动他的情绪，引发着他对现实生活的思考。我知道，作品中的情理，既是人物的情感和理解，又是作者的情感和理解。

我并不满足于用情理来析解吕雷的作品。我觉得，吕雷作品的价值在于情、理、意并重。意是作品的立意、意境、意象。假若作品没有进入意的境界，其情感与哲理很难作艺术的升华。可以说，吕雷的报告文学及散文创作，大体上是一种意象结构。

所谓意象结构，是指以某一意象反复重现、组织材料，推动描述，展开形象，融和情、理于作品题旨之中。如《白云魂》是以纯净悠悠的白云为意象，那是人物的化身，人物的理想，人物的灵魂。《珠江的子孙》把奔流、温馨的珠江作为意象，作为艰辛奔突，向往辉煌的珠江三角洲人的精神品格。《沉浮、奋搏、升华》中的蜡烛大王，却有火的名字，火的职业。贯穿全篇的是一种理想之火，进取之火，《冲刺人生》则把蓝色池水中的冲刺与人生、事业的冲刺相对应，把游泳的感觉与企业生存竞争的拼搏相映衬，昭示了人物的人生境界。《深圳湾，光明的寻觅》中，吕雷用对光明的礼赞，热情讴歌“康佳人”的奉献精神 and 令人感奋的坚定信念。在我看来，吕雷的作品大都以某一具有象征意味的物象作为艺术意象，为文之开启，文之承接，文之收笔，虽有点程式化，但意象的象征意蕴确实赋予了人物形象的某种感召力。这恐怕也是吕雷的报告文学具有较浓文学味之重要缘由。

作家最讲究艺术感觉和灵性。但吕雷深谙于此道之外，还注重对理论的吸收，这种理论意识，使他在纷繁驳杂的文学思潮中，既能坚定自己的艺术追求，张扬现实主义的文学

精神，又能拓展他的艺术视野，丰富其艺术表现能力，这不光增添了他作品的思辨力和哲理性，更增加了他对艺术形式把握的自觉性，由是达到作品的情、理、意并举。

我并非认为吕雷的作品已完美和谐，近距离审视生活毕竟带来某种局限和难度。但我推崇他那生活的进取心和艺术的责任感。读他的作品，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与时代潮流有一种趋同，与笔下的人物有一种认同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吕雷对人生的一种认定，对生活真谛的认定。

目 录

时代潮流的趋同——《白云魂》序·····	(1)
白云魂·····	(1)
辉煌的“抵押”·····	(26)
冲刺人生·····	(44)
从“三桢瓦”走向全世界·····	(67)
希望之“船”·····	(81)
珠江的子孙·····	(96)
容奇镇上的当代夸父·····	(104)
香港太子道174号·····	(115)
沉浮、奋搏、升华·····	(125)
深圳湾，光明的寻觅·····	(134)
一个寻常人的辉煌·····	(142)
“中国公主”传奇·····	(155)
长风云帆·····	(159)
南海魂·····	(165)
一颗炽热的星星·····	(171)
记忆，撞击着心扉·····	(177)
您说，倘若我还有时间·····	(181)
珠江，春的脚步匆匆·····	(184)
人格的堤围·····	(187)

白 云 魂

——贝兆汉一日二重奏

序 曲

白云悠悠。

白云是山峦的宠儿，天空中快乐的吉卜赛，天堂的面纱，梦幻的伴娘；天上人间，白云都意味着圣洁——既是凡人头顶上的一片吉祥又是神仙们脚下的一片净土。

命运偏偏让他与白云结缘。

他不是圣人，不是完人，不是超人。比起兢兢业业又庸庸碌碌，深谋远虑又蝇营狗苟，平平凡凡中隐匿着浩岸奇伟，锱铢必较中含蕴着气度恢宏的芸芸众生，他似乎只多了一点勤勉、一点精神、一点心计、一点感情色彩，还有——也许是最重要的——一点使命感，一点人格力量……总之，他不过是个有血有肉、食人间烟火的正常人，一个具有从普罗米修斯到张三、李四、王五所有共性的人，当这个人走上中国二十世纪七、八十年代的社会舞台，强烈的时代之光、改革之光、希望之光聚焦到他身上，于是，他的那个人字即刻可以大写。

他成了白云的灵魂。白云成了他的化身。

早晨 抒情的慢板

晨雾——白云。他踏着白云走来。

白云山还披着云的衣裳，晨光已将浓雾的帷幕徐徐拉开。白云山企业集团的主体——白云山制药总厂开始崭露出辉煌的一角。霞雾岭，如流岁月洗刷过的古老土地，如今负载起一片令人惊羡的建筑群——气派卓然的楼宇、肃穆浑雄的雕塑，点衬着色韵古雅的水榭回廊、山石竹影、如茵绿草，飞红点翠在泼墨般的现代色彩上平添几分国色天香。

好一个中西结合！造化出一片不是风景区的风景区，不是旅游点的旅游点。

可是，这分明是一家拥有 7000 多人的工厂，一家掩映在碧绿波涛中的现代化药厂，一家广东省省级先进企业，一座像山岫流泄白云一样每年创造出亿万财富的大企业。

眼前这个中等个头、身材略嫌单薄的中年汉子，就掌管着这个庞大的家业。

他叫贝兆汉。厚嘴唇，一头髻曲的浓发，一双善解人意、含蓄又热情的眼睛，相貌平平常常，朴朴实实。过去，人们叫他贝仔，如今称他老贝，或者贝记。

一觉醒来，困顿全消。昨天他伏案到深夜，上床后睡得很沉、很香。白天亲亲热热地在大脑中嬉戏的各种数据、计划、盘算，曾像退潮一样远远隐去，此刻随着树影中声声鸟鸣和晨露闪烁，思绪又活跃起来。

他思维敏捷、绵密。广东人称头发髻曲者为髻毛仔：“十个髻毛九个精”。白云山人说，贝仔头发一个髻圈一个计，让他算过的地方没草生。他大不以为然：“我哪有那本事？”他一再告诫蜂拥而来采访的文人墨客：“你们别总把当领导的写

得那样辛苦，好象累得生了癌还要去死干似的。我就干得不苦，一个厂有许多人，许多因素在起作用，工作要靠大家来干，人人都看到前景光明，怎么会让一两个人累断筋呢？”

早晨，似乎是他最悠闲的时刻。他踏着不紧不慢的步子，让潮水般涨涌而来的思绪尽情地亲吻着大脑皮质。

白云山的厂旗在朝晖中飘拂。云一样的颜色是白云山人纯净的灵魂，红色的厂标是白云山人理想的凝聚。八个大字赫然矗立：爱厂、兴利、求实、进取——这一切，朴实无华地展现着白云山的风貌。

“你早、你早……”从宿舍到厂区，一路尽是熟人，人们的目光闪烁着一种他熟悉的东西。他欣慰地体察到这是一种尊敬、一种钦羡。蓦地，心头又平添一重责任感。好沉重！

厂大门花坛边立着一个人。远看面熟，是某报记者。约好今天早上谈谈，大概是怕他变卦，实行把门堵截。

他心一热，脸上却只露出淡淡的笑容：

“噢，你早——”

榕江汨汨，曲湖涟涟。

早晨，一个孩子挑着满满一担柴草走在揭西半山区的野径上，心里在盘算：留多少烧灶，卖多少换书。来到这个世上已八个年头了，只在值得乡里骄矜的湖光小学读过一年书，就因家贫失学，终日打柴看牛带弟妹了。难得有闲暇，他对着天上徜徉的白云发问：

“白云，白云，回答我——你能变成一本书，变成一个学堂吗？”

白云沉默着。那时白云与他无缘。

这一年，是1950年。

白云悠悠，岁月悠悠。他终于以自己的努力，背负着一家人、一族人的希冀重新踏进学堂——由贝氏祠堂和几间破旧平房组成的理想殿堂。

曲湖全村姓贝。客家人祖辈受欺凌。他们除了背井离乡下南洋“饮咸水”谋生外，只能祈求子女以文致仕来保障一片生存空间，所以重文成尚。小兆汉的家徒四壁，张口要吃的“化骨龙”却有一群。父亲知书识字，略通医道，汤头歌诀倒背如流，还会做点小生意，务农却不在行。不善务农的偏偏只能务农，人丁虽旺，家境却举步维艰、度日如年。母亲呢？因早年乡间械斗中父亲被抓走，她精神受了过度刺激，孩子们因此也被生活的严酷夺走了母爱。于是，湖光小学成了小兆汉的乐园，牛背成了他的书斋。那靠一把把汗水换来的书本，成了他放任幻想、梦想、理想和胡思乱想驰骋的天地。上课时偷读“三国”入了迷，气得先生胡子翘，一手把书撕掉了。事后，一位女先生替他补好书，又和气地借给他几本书。这往事一直在他的记忆中金子般闪闪放光，令他悟到：学问和宽厚应是一对孪生姐妹呵！学问给人以力量，宽厚不同样可以给人以人格的力量吗？宽厚、敏感、沉静、内向，富于想像、感情丰沛的个性，在不知不觉中被环境这双大手塑成了。

白云悠悠，岁月悠悠。小学——初中，他艰难地在学海中遨游。上中学，出家门要涉水翻山15里，肩上还压着担子——一头番薯书本，一头行李铺盖。上大学的梦幻，被家境现实撞碎了，初中未毕业，一叶乌篷扁舟顺汨汨榕江而下，把他带到一个陌生而新奇的大千世界。他成了广东省机械学校培训的一名不起眼的小学员。专业——铸造。工艺——木模。似乎是命里注定了：他这辈子充其量只是一个平平

凡凡又实实在在的能工巧匠。家庭不幸，曾使他迈开过寻医访药的脚步，1956年三弟过早夭亡，1959年父亲积劳成疾溘然长逝，都令悲愤的贝兆汉暗下过决心，当一名悬壶济世的华佗扁鹊！他开始收集各种乡间秘方、单方和手抄本。可是，小小的理想一再撞到坚硬的现实之墙上，几下就变得支离破碎了。那时候，谁认识这被命运颠来倒去摆布的小人儿？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会成为制药业的南天一柱？唉，生命中的辉煌离他是那么遥远，仿佛是宇宙的河外星云。

上午 快节拍迪斯科

谈话不时被打断，公务纷至沓来。

早上一上班，他喜欢坐在办公楼的接待厅里处理事情。白云山人称“敞开式办公”。豪华的椭圆型中空会议桌像一个巨大的英文字母“O”，他随随便便地坐在“O”的边缘，依次应答、批签、提问、沉吟……偶尔还来句小玩笑、小幽默，鱼贯而来的人们像来采蜜的工蜂，递上文字材料，说上三言两语就走。

“堵截”贝兆汉的记者是来采访企业文化的，他认为贝兆汉的见解很系统，完全可以升华成理论，可是他与贝兆汉的谈话却很不系统，不断地被络绎不绝的来访者“合理冲撞”成一截一截的，他不无解嘲地说，这大概也可以归入企业文化范畴——处理公务像跳快节奏的迪斯科。

一份《白云医药原料基地基建情况的报告》，攫住了贝兆汉的注意力：“新诺明产量200吨，氟哌酸20吨，氨苄青霉素30吨、TMP50吨”……第一期总投资额已突破6000万元了，这笔巨款是白云山人自筹的，他的企业从呱呱坠地那

天起，就没有向国家伸手的本事。原料基地是白云山实现新的腾飞的一具威力强大的引擎，在治理整顿的新形势下，他得象航天飞机升空前检查一样，认真仔细地推敲每一个细节，他的派克水笔在报告上指指划划、圈圈点点，热情地召唤着未来的辉煌。

他渴望着白云山每个细胞都迸发出光和热的辉煌。

他比谁都有更深的体验：人类每一个辉煌，都来自一点一滴积聚起来的努力和奋斗；辉煌是在汗水、脑汁甚至泪和血的浸泡中发育成长起来的。

他站在小小的制药车间里，一目了然：这个由旧粮仓改成的死火车间，其实只有几口熬药的大锅，两台年老体衰需要“特级护理”的压片机，四十几个“箩底橙”——把青春抛洒在白云山后又回不了城的老知青，眼巴巴地望着他这个新任党支部书记。

三天前，白云山农场的党委书记约他谈话，提出要把这副担子交给他。他苦苦思索了三日，终于受命赴任。不过，提出两个条件：要人权、财权。用现在眼光来看，近似于承包。

时值 1976 年，一个多灾多难、春雷涌动的年头。

冒着风险，党委书记同意了他这两个当时看来十分出格的要求。农场的老人都熟悉他，贝仔、贝仔声声叫得亲热，人们看着他 1961 年进白云山农场机械厂、木模、打铁、电镀、油漆样样精，成了“工厂百事通”，十几年风风雨雨，贝仔过了而立之年，当了农场人事干部，经磨历劫使他更成熟、沉稳，党委书记相信，贝兆汉敢于受命，必定有所作为。

其实，贝兆汉心里也老想：此举是长风破浪，直挂云帆，还是龙困浅滩、虎落平阳？还在未定之天。然而，向往辉煌的他认准了这是一个机会，一个跃向辉煌的蹬石。为了这纵身一跃，他足足磨炼了二十年。

拿破仑：什么机会！机会是人创造的。

他开始奋起，死死攫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。首先是鼓舞士气：为生存而战，为前途而战！他把老知青拢齐，语调和缓但充满了感情的魅力：“我们会有前途的，会有出路的，现在，我们得找米下锅、打柴起火、背水一战！我相信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会把这厂子办成第一流的制药厂！”

人们瞪大了眼睛，白云山也瞪大眼睛：狂言？誓言？拭目以待。

没有钱、没有原料、没有煤……只有贝兆汉那一份火辣辣的心劲、那诱人的一线希望。他带人砍茅草、建新房，带人奔走四乡寻找穿心莲药源，带人去西村火车站煤场扫地脚煤……一个小小的核心形成了：霍梳、苏健生成了贝兆汉的臂膀，人格的力量掘出了被封冻、被禁锢的人才之泉，贝兆汉从复苏的厂子的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真理，人才，才是最重要的资本！

计划、请示、报告……一个接一个，贝兆汉的“办公迪斯科”仍在跳。

被冷落一边的记者按捺不住，也“跳”起来。他也插嘴说短论长，居然还帮贝兆汉提问题、出主意，贝兆汉微笑、点头，毫不介意。对这种不某寂寞型的知识分子，他太了解了，让他们大发议论，就是对他们的尊重。

高明的乐队指挥并不需要自己开口，他的本事是尽量让乐队每个成员发出和谐的音乐。

“老贝，上次找过你的那个陈工，又来信了，这次他又改变主意，想和爱人一起调来。”一旁静候多时的人事干部见缝插针，趁贝兆汉点火抽烟的空子递过一封信。

“我记得他太太好象是搞分析的？”读完信，吐出一股浓浓的氤氲，他笑笑：“好嘛，一个来、两个来都欢迎，让他们到我们的原料基地来吧。”

派克笔在信上跳动，宣告：两个新的白云山人即将发热、放光！

“苏健生不进班子，我可以不干。”语言平和、从容不迫，但蕴含着斩钉截铁的力量。

这是他第几次要求了？人们记不清了。那年月时兴戴有色眼镜看人，戴上这种无形的变形眼镜，人们就看不见这出身中医世家、毕业于中医学院的苏健生身上的闪光了，看不见他翻山越岭为工人出诊，看不见累倒在车间里，看不见他跳进滚烫的炉子里抢修，看不见他身处逆境、励志图强、研制和主持穿心莲片的生产了，只看见他“狂妄自大”，甚至，看见他“有野心”。

在1976年夏秋之交，这种有色眼镜碰在贝兆汉坚硬的决心和意志上，碎了！他终于让大有争议的“老九”苏健生进入领导班子，完成了中国第一个“厂长组阁计划”。

“没有人敢用我，没有单位敢要我，都说我历史没法查清。”又一个“老九”诚惶诚恐，面对着党委书记贝兆汉，首先自报“家门”，就是这“家门”，使这个医药学院的高才生流离失所，变得人不人，鬼不鬼。

“不怕的，这算什么。”

贝兆汉轻轻吐出一句话，似电闪雷鸣，轰掉了他身上背

了半辈子的黑锅，照亮了他后半辈子人生的旅程。在那极左还有市场的年代，白云山张开双臂迎接了这个能人，熊熊炉火里多了一铲煤，巍巍大厦上多了一块柱石。

哀乐低回。一位坚强的跋涉者走完了辉煌的最后几步，安详地躺在雪白的灵床上。梅放——白云山的白云记住了他的名字，也记住了他身上发生的故事！

有人小心地好言相劝：“梅放是个人才，搞了不少新药，可是现在正在癌症晚期，治不好了，把他调来，用不上几天，还得花一大笔钱，我看——”

素来和颜悦色的他震怒了，怎能算这个帐！重视知识、重视人才难道只是用他们能活多少天来衡量兑现的么？“古人尚知千金买马骨，共产党人难道不如古人？难道我们就不能讲讲人情，‘食碗底，翻碗面’的事情我们能干吗？”

人，调来！家属，调来，药费、住院费，全部报销！梅放临终，贝兆汉特地急电召梅家一对千金赶到广州。梅放辞世后，白云山人连她们攻读大学、研究生的费用也包起来了，贝兆汉立了个规矩：职工子弟攻读研究生，奖 300 元，每月补助 90 元，大学生奖 200 元，每月补助 70 元……

主意是金钱，经验是金钱，人才是金钱，白云山人要用一片赤诚，建立一个“人才银行”！共产党人，你不是要解放全人类么？那你先睁大眼睛，在你的前后左右、芸芸众生之中解放解放人才吧！“识英雄于草莽”难道只是古人的专利？多少年来贝兆汉在实践中悟出真谛：干事业，首先是识人，识人就得容人、用人，只要识人、容人、用人，我们党才有希望。

这个人曾经偷渡，这个人劳教过，这个人曾经如何……